

向义光 著

美丽而勇敢的灵魂



一颗一闪即逝的星

马 识 途

我过去的同事向国灵来看我，拿出一摞稿子，交到我手，对我说：“这是我的女儿的作品，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，也是她的最后一本书，你是我的老上级，特来请你为这本书写一篇序”。

我翻开一看，作者是向义光。我不禁“啊”了一声说：“向义光，我知道，但不知道是你的女儿”。

他凄然点一下头。我知道，虽然事隔快三年，他还正为失去他的一颗掌上明珠而痛苦。

“可惜，可惜，她是一颗才升起来便殒落的星。”我表示深切的同情。

向义光，我虽然不熟悉，却知道她的名字，也读过她的作品。她曾在我们省作协工作过，是《四川文学》和《人世间》的编辑，也是我们文学院的创作员。因为她出手不凡，所以送她到鲁迅文学院去进修，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得了学位，回到四川工作，1991年11月，文学院徐康告诉我说，向义光不幸逝世了。

一颗才闪光的星便这么陨落了。我马上联想到的是，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些颇有才华的作家总是英年早逝？这在中国文学

史上不乏先例，李贺便是突出的一个。在外国更是累见，如普希金、拜伦。他们都是文学巨星，曾经在文学的天空中光芒四射，却过早地殒落，为后人引为浩叹。

有的人说，其实用不着为他们叹息。他们是把他们一生的才华，集中到年轻时代，一起释放出来，所以特别闪光，特别美丽。他们的殒落，是他们的文学能量已经发挥尽致，事所难免的。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，然而我总为这些巨星殒落而惋惜不已。

我倒从这样的推断中引出另外的思考。我以为这些文学巨星总是具有其特别的文学气质。在他们那脆弱的躯体中，竭尽全力地鼓动着一颗赤子之心，使他们难以承受。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沸腾的血液，汹涌澎湃，随时都可能喷射出来烧毁世界。在他们那窄小的脑子里，有着无法容纳的可以包举天下的智慧和才华。然而他们的神经过于敏锐，在纷至沓来的世俗生活的拨击下，过于紧张，显得十分脆弱，像一根绷紧的弦，一次偶然外力的搏击，便铿然断裂。他们有时候天真、幼稚、纯洁和诚挚得像一个孩子，容易被美丽的诱惑所欺骗，使他们无法忍受和理解。他们是人类的精英，然而往往不为世俗所理解、尊重、容忍和谅解，并受到善心的保护。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。这就是这些巨星的悲剧。我们人类历史已经毁了多少这样的精英呀。

向义光虽然不能和那些曾经高悬在天空中、闪射出耀眼光芒的巨星相比，但她确实是英年早逝的年轻作家，也许可以说是才从地平线升起初露光芒的星，一旦陨落，也令文学院的同仁不胜惋惜。

因此我想到，一个有敏锐的思考能力，有作家激荡的热

情，而缺乏世俗应变能力，有时也会陷自己于进退维谷的困境，这时如得不到理解、保护和支持，也容易受到人们的伤害。一个作家，特别是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，特别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脆弱的女作家和诗人，应该有更多的对于世象的理解，更多的理性的约束，更多的好心人的保护。使他们和她们不要受到世俗偏见的歧视，各种社会运动风雨雷电的冲击，无谓的感情的折磨。使他们和她们保持赤子之心，在阳光雨露中自然发展，开出鲜花，结出硕果。

如此说来，真正有才华而涉世甚浅的年轻的星，是最需要关切的，他们有升起和闪光的机遇，然而也有过早陨落的危险。如何使新起的星，不致过亮地闪光和过早地陨落，文学部门，像文学院这种培养文学新星的部门，是应该留心这个问题的。

现在向义光的父母，在悲痛之余，把她的遗稿进行整理，为她出一本名叫《美丽而勇敢的灵魂》的文集。愿这颗闪光而又陨落的星，愿她的“美丽而勇敢的灵魂”，在人间闪耀。我把我的这篇序言，就作为我和文学院的同仁在她的墓前献的一束鲜花吧。向义光地下有知，可以安息了。

向义光小传

向义光，女，四川省南川县人。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。1951年生于贵州遵义。幼年随父母到成都。初中毕业，逢“文化大革命”，1969年到眉山县农村插队落户，在劳动之余写过一些诗文。1971年参军，1972年入党。在部队医院作护士，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，在《贵州文艺》上发表过文学评论等文章。1978年转业到四川省作协工作。先后任《四川文学》、《人世间》编辑和文学院创作员。其间被选送到中央鲁迅文学院深造，后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，1988年毕业，被授予学士学位。

向义光热爱文学创作，先后创作了报告文学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学评论、新闻特写等作品100多篇，其中有近50篇在中央一级和各地报刊上发表。在报告文学、小说创作方面显露过才华。

她所著报告文学《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》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四川郭沫若文学奖，被选入《中国文艺大系》（1976—1982年报告文学集）、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》、四川省作家协会《文学院丛书》第九本“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卷”、《生命啊生命》四本书中；所著《教徒、疯子、改

革者》获全国《改革大潮中的年轻人》“火凤凰杯”报告文学征文奖及四川郭沫若文学奖，被选入四川作家协会《文学院丛书》第九本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卷；所著诗文《星体、引力》被选入《星星》诗刊30年抒情短诗佳作选。

1991年10月14日，她不幸逝世，时年40岁。

目 录

序.....	马识途
向义光小传.....	1

第一辑 散文·诗歌

风 箏.....	3
一篇散文式的宣言.....	4
男人与女人.....	6
鲜儿，三毛姐姐呼唤你.....	9
追求阳光的人.....	18
星体·引力（诗·外一首）.....	20
宫墙下的野花（诗）.....	21

第二辑 文学评论

《黑骏马》中的人生.....	25
浅谈人物外形描写.....	33
科学历史观与道德评价.....	38
——由克非的《头儿》触发的思索	

第三辑 报告文学

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.....	51
——盲人女医生李芳洲的故事	
从农村姑娘到刑事技术专家.....	75

教徒·疯子·改革者·····	86
死神的选择·····	106
太阳每天都是新的·····	132
水的深思·····	148
唱给母亲的歌·····	161

第四辑 小 说

布拉格的秋天(短篇)·····	177
小 雪(短篇)·····	196
在那棵树下(短篇)·····	208
叹 息(短篇)·····	222
上访者(短篇)·····	242
野鸽子(短篇)·····	255
青铜雕像(短篇)·····	280
三遇牛桂花(短篇)·····	309
反 光(小小说)·····	315
鹭 鹭(小小说)·····	317
小皇帝与套猫绳·····	322
“一眼三天”(小小说)·····	325
美丽而勇敢的灵魂(中篇)·····	328
欢 喜 佛(中篇)·····	364
编后记·····	431

第一辑

散文·诗歌



风 箏

成都人最最讨厌阴雨天。阴雨天偏偏恋上成都人。那雨丝儿，歪歪斜斜，飘飘洒洒，绵绵软软，粘粘湿湿，挥不去扯不断，真真愁死人。

谈愁说闷之间，雨歇了，云开了，阳光嘻嘻哈哈，风儿东奔西窜——春天来了！

窗前，院子里，邻居一位寡言寡语的中年汉子，将嬉闹的女儿摺在一边儿，独自放起了风筝。不慌不忙地放线，沉沉着着地驾驭风势。那纸鸢，花蝴蝶儿一般，唧一丝悠悠的长线，唧一丝忐忑的惊喜，从他手里飞上了天空……我的注视惊扰了他，他回头一顾，皱纹满布的脸上竟绽出一个稚气的笑。

他的笑容里，一个成年人死去了，一个孩子诞生了。

岁月在春夏秋冬的节奏中跳着轮回之舞；

人类在生生死死的节奏中跳着轮回之舞；

春天与孩子，喧闹在每一个轮回的诞生之处。

在春天里“返老还童”，这大概不是什么傻气，而是福气。洞悟了天意，与宇宙万物之搏动浑浑然一体的大智慧大福气。

困坐在雨愁云闷之中的“成年”人们，蜕掉积满尘俗之垢的躯壳吧，在春天里痛痛快快地做一次孩子。抛一丝悠悠的长线，让风筝儿载着生命的更新与期冀，飞上高高的天空……

一篇散文式的宣言

我趴在窗台上。这是闹市区一幢小阁楼的窗口——

它敞亮着，敞亮着与它的面积一般大小的天空。这可怜的一幅天空，被各种各样的线条切割：七横八竖的电线、晾尿布的竹竿、邻家屋顶上黑糊糊的烟囱……切割成无数碎片。

一块破陋的天空。

窗前，邻家灰暗的大屋顶，挡住了我的大半个视野。那一道道鱼鳞棱似的瓦脊，像一道道灰褐色的洪流，从屋脊流泻而下，没入窗框下视线难及的幽暗处……。凌乱的屋瓦，饱受风霜之苦，憔悴破损，不堪入目，灰褐色的屋瓦里，混杂着几片白瓦，活像几块缀在旧布上的补丁。

一片破陋的屋顶。

我拼命挣脱破陋的天空、破陋的屋顶，将痴痴的目光倔强地投向远方——远方一幢红砖楼房楼顶上，曳动着一个小小的白点。那是一只美丽的白鸽。它神态悠然，挺着小小的肚子；脖颈微扬，两翅松垂，在屋顶上轻轻地踱着步子……它是一个精灵，一个美丽、空渺的幻影，曳行在这破陋、喧嚣的尘世之上。

当我的文学观还是一个趴在窗口上的孩子时，我看到的只

是那只白鸽。

沿着一圈圈的年轮走去，我成长了。岁月的霜风揉皱了面颊，带走了眼眶里最后一丝湿润的气息。我又坐在那幢小阁楼的窗口前。

白鸽消失了……

我仔仔细细、平平静静地注视。注视那一块天空，那一片屋顶。天空下，屋顶下，我听见人们的微弱而又响亮的声响：呻吟、咒骂、呼喊、哭泣、欢笑、歌唱……这些琐细而平淡的声响，突然都变得那样庄严，那样永恒，那样真实，不可逃避，不可抗拒，不可轻视。

这就是生活。破陋而不破陋。

我的文学观长大了。它完成了一次蜕变，从过去走向今天，从古代走向现代，它蜕去了鸽翼般的幻影，有了几分实实在在的沉重。

我真实地走进了生活。

（原载《作家生活报》1987年3月5日）

男人与女人

——人物速写片断

A男——

朱兄从山城返回了。听说他的生意又是扯皮，公安局上门理麻了几次。公安局打麻烦，这不是可等闲视之的事。以为他崩溃了，特地登门探视探视。

谁料，他气色依旧，神情依旧，血压脉搏呼吸依旧。絮絮叨叨，津津乐道，谈着他那只毛色纯白的波斯猫儿。谈起他怎样给猫儿洗澡，喷香水，怎样用电风吹干猫儿水湿的长毛……“嗨，简直把我累倒起了，眼皮都发胀了。”

刀儿悬在头顶，他却给波斯猫儿洗澡。

此人的天性中，有一种很妙的东西——满不在乎的傻乐劲儿，憨呼呼的蔫大胆儿。强健的生命欲望即兴地爆发出种种情调，冲淡了他给自己惹来的种种火药味儿。

他选择了这么一种生活：麻烦横生、险恶丛生、官司口角纠纠缠葛……。凭借着天性中的法宝，凭借着心思的飘浮与性情的洒脱，他飘然于险恶之上，以“心态”超越了险恶，为自己觅得了一份滋补与润滑。

他喜欢猫儿，慈父般体贴入微不厌其烦；

他喜欢花儿，随时买回几束供在案头；

他喜欢吞吐零食，尽管这是女人的嗜好。炒胡豆、五香瓜子、麻辣豆腐干、灯影牛肉干……来者一概不拒；

他喜欢哼小调，拖声拖气，怪腔怪调，一边哼一边傻笑；

他喜欢品尝幽默，一旦触到裹藏于事物中的幽默意味儿，便乐不可支哈哈大笑。

他有一个富于灵感富于情趣的即兴诗人气质。他是一个逻辑混乱、条理混乱的家伙。这家伙偏偏为自己选择了经商的职业。于是，混乱的头脑制造出一个个混乱的漩涡。会有那么一天，漩涡将伸出饕餮的长舌，把他的波斯猫儿吞没。

B女

她的脸，呈现一种明朗。属龙之人的明朗。额头亮亮的，眼睛亮亮的，亮闪着聪颖。阔阔的嘴，一丝奔放逞强的神色，在那嘴角闪露。

这张脸，失却了色的光韵，肌的丰润，却突出了皮与骨，宽坦的骨骼，在青白的皮色下凸凹。有男性的棱角，无女性的柔美。一片焦渴的岩土，寡兮兮，干沙沙。

不滋润的女人，能够滋润男人么？

人不可貌相，你莫小觑了她。

今夜晚餐桌上，在那位吉林富商“东北虎”面前，这位龙女跃跃欲试，雌孔雀也开屏了。时而拈菜，时而劝酒，时而私语于耳边，时而挨擦于肩头。难掩难盖的倾慕，全裸全露的进攻，无遮无拦的灯蛾扑火。撩得这位热血男儿心旌摇荡，手足无措。

今夜今宵，她甜蜜异常，也尖酸刻薄得异常。他和她认识的所有女人，皆被她搓弄于舌尖，无一能够逃脱。时而，刻骨铭

剥肤地嘲笑某位小姐“蠢头蠢脑”；时而，喷酸喷醋地挖苦某位太太“档次太低”……似乎，世界上的女人，全然是烘托她这轮明月的点点寒星。

今宵今夜，她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，散发着十足的女人味儿——肚子里的板眼儿、心里的窍眼儿、脸上的眉眼儿；聊不完的话题、变不完的花样、做不完的“过场”。

这些，难道不也是女人味么？

女人要是没有小花样小脾气小板眼儿，便如同那无枝无丫无花无果的干木棍儿，只配塞进灶孔当柴儿。

阿弥陀佛！亏得造物主慳吝了她，刻薄了她，娘胎里夺走了她的美色。否则呀，这人世间便多了一个骚扰红尘的女魔。

（原载《改革时报》1990年9月4日）

鲜儿，三毛姐姐 呼唤你

我的儿子乌斯龙是在春天诞生的。

“二月初一龙抬头”。拱天裂地令众生色变的戊辰龙年，刚刚翘起脑袋的一刹那，我的小龙儿从天空上来了。

医生说，可以剖腹产。倔犟自信的我偏要自己生。高龄初产妇，难产……阵痛好似狂暴的海潮，将自信与意志砸个粉碎，我在半清醒半迷糊之中挣扎喘息。死神，就在身边。我蔑视了它的存在，此刻它得意忘形，伸出舌尖舔舐着我的额头。医生们上产钳了，一阵撕裂身躯翻绞血肉的剧痛几乎使我昏厥，地狱里的油锅煎熬之苦大概也不过如此。“呜哇！——”一个稚嫩的小小男中音，飘浮在地狱上空。我看见了儿子，一张血乎乎胖憨憨的小脸儿，我笑了。

窗外，一阵沙沙低响，是老树枝儿摇寒凝的夜气？是蹑足而下的飞虫摇颤草叶？湿湿的、腥腥的泥土味儿，一丝丝一缕缕，从紧闭的窗页缝儿里钻进来……是雨，春雨来了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在寒冬与春日的交界，在生命与死亡的交界，它来了，温柔而执著，细小而强大，短暂而永恒。

从地狱般的产床上咬着牙挺过来，此刻，聆听着产科病房窗